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繼統部三

唐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睿宗第三子垂拱三年
封楚王長壽二年改封臨淄郡王景龍四年六月庚子
平韋庶人甲辰少帝讓睿宗為皇帝丙午立為皇太子
延和元年七月壬辰睿宗傳位於皇太子制曰朕聞宇

宙者至公之器不獲已而臨之帝王者因時之運非有
待而居之蓋在於拯俗濟人功成名遂而已朕以寡昧
虔奉鴻休本殊王季之賢早達延陵之節昔在聖歷已
讓皇嗣之尊爰洎神龍終辭太弟之授屬國步不夷時
難主幼大業有綴旒之懼寶位深墜地之憂議迫公卿
遂登皇極日慎一日以至於今俗化漸行將成宿願昔
禹以命啟匪私其親神器之重允歸公授皇太子隆基
有大功於天地定阡危於社稷溫文既習聖敬克躋委

之監撫已移年歲時政益明庶官惟序朕之知子庶不
負時歷數在躬宜陟元后可令即皇帝位有司擇日冊
授朕方比迹洪古希風太皇王公百寮宜識朕意先是
彗星從西方缺經軒轅入太微至于大角數日乃滅

睿宗以為革舊布新之政又太子仁愛日聞故順天傳
位乃謂太平公主曰昔中宗之朝悖逆驕縱擅權侈靡
天變屢臻我當時極諫請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
不悅我憂惶數日不食豈在彼能諫於已不行是日將

軍龐承宗左拾遺韓朝宗諫曰自頃國家多難賴陛下
聖德保存社稷綏撫四方今日忽有此讓臣等不知所
出皇太子雖聖明且應養德春宮依前監撫未宜即位
睿宗不聽皇太子自東宮馳入請見自投於地叩頭曰
臣以微功非次見擢偏守儲貳日夜兢兢不知陛下何
以傳位於臣睿宗曰往以韋氏弑逆社稷殆危汝以弱
年夷兇靜亂安我宗廟爾之力也今天意人事汝合當
之太子固辭睿宗曰不有此讓何以禳災汝若行孝豈

宜於樞前即位邪於是太子流涕而出丙申皇太子讓
表曰神器者天下之大寶受與者帝王之大節臣義兼
隱犯誠深愛敬凡所上陳理無苟免國家盛德創物垂
範雖時始百年而運經厄會陛下振清廟之徽光蕩攬
搶之氛慝紹膺永命導揚洪休千載一期實仰玄造便
欲抗心太素獨善鴻元登平之俗未躋於下武卜代之
期既虧於一簣伏願霈然易慮俯順羣心則區宇永寧
人神胥悅若命在必遂誠無所感必將殞越為期竄伏

無地書奏不許皇太子累讓睿宗答曰汝為孝友須遵朕命用陟元后無宜固辭汝為季俗多虞淳風未洽欲朕迴慮兼理萬機昔舜之禪禹猶躬行巡狩况朕授汝豈忘家國其軍國大務及授三品以上并重刑獄當兼省之八月庚子冊太子為皇帝受冊悲涕左右莫不感動又奉冊睿宗為太上皇命皇帝聽朝於武德殿上皇稱朕有命稱誥皇帝稱予有命稱制勅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先天二年七月乙丑尚書左僕射竇懷貞等與

太平公主同謀將議廢立期以羽林兵作亂帝密知之
因以中旨告岐王範薛王業兵部尚書郭元振等定計
誅之丙寅太上皇誥曰大寶之尊諒非為己神器之重
必在與能自昔興王率繇茲道我國家運光五聖業盛
百齡大賚洽於人心淳風偃於區外而道不常泰時更
小屯朕以菲薄屬茲多難仰讓王之宿志順公議於羣
情丕業既康天保斯定皇帝神武攸縱睿哲克躋安宗
社於綴旒拯生人於在溺用遵內禪令總朕師夙夜在

勤政刑益理昨者姦臣構釁潛發禁闈克黨布於蕭牆
飛變聞於帷扆朕慮深倉卒受命討除皇帝遂與岐王
範薛王業等勵茲孝心率彼義勇戮鯨鯢於闕下掃攬
搶於天路元惡大憝罔不伏誅人神用康功業彌廣信
可總璇衡之大政守國家之鴻緒能事備矣朕又何憂
自今已後軍國政刑一事已上宜並取皇帝處分其岐
王範薛王業宜各加實封一千戶朕方間居大庭緬懷
汾水無為養志以遂素心凡百卿士以洎黎庶宜體朕

懷各盡誠節布告遐邇咸使知聞帝伏地流涕再拜受
誥癸酉勅曰王公文武百官等邇者事出不虞凶邪構
逆賴天地叶德宗社降靈應時誅翦朝野寧謐慶慰之
至與卿等同懷太上皇志尚無為捐茲俗務軍國庶政
委成予躬祇奉聖謨膺斯負重顧惟菲薄何以克堪若
臨大川罔知攸濟冀王公卿士百辟庶寮戮力同心輔
相休命各盡誠節共洽維新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玄宗第三子先天元

年封陝王開元十五年改封忠王二十六年立為皇太子天寶十五載六月安祿山犯長安玄宗幸蜀將發馬嵬百姓數百人遮道攀附玄宗遲留久之乃令皇太子後殿宣慰百姓因請皇太子留曰願得戮力以從却收長安今者主上殿下皆入蜀川則宗社誰主萬姓何歸殿下不納臣言臣等皆死於此矣宦者高力士馳以告玄宗玄宗曰是天啟也乃命後軍及飛龍廐馬與東宮內人等留太子因宣口勅謂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

廟汝等善輔導之又語太子曰汝好去百姓屬望慎勿
違之莫以吾為意又西戎北狄吾昔厚之今聞難必得
其用汝勉之哉皇太子既至靈武羣臣稱馬嵬傳言之
命勸進以七月甲子即位改元為至德元年道路險澀
表疏未達八月丁亥北使至蜀具陳羣臣懇請太子辭
避之旨玄宗乃下詔曰元子亨睿哲聰明恪慎克孝才
備文武量吞海嶽付之神器不曰宜然今宗社未安國
家多難宜令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且天下兵權宜制

在中夏朕據巴蜀應卒則難其四海軍權先取皇帝處
分然後奏朕知待克復上京朕將凝神靜慮偃息大庭
也是月命宰相韋見素崔渙房琯持節齋玉冊赴靈武
宣傳位之命親語見素等曰皇帝自幼聰明與諸子有
異朕豈不知大限往十三載冬已有傳位之意屬水旱
年饑左右勸朕且俟豐歲二載便屬祿山構逆方隅震
擾未遂此心昨者馬嵬亦潛有處分今皇帝受命慰朕
之心如釋負擔勞卿等去以輔佐之多難興王自古皆

有卿等乃心在王室以宗社為念早定中原朕之望也
九月丙子見素等至順化郡奉冊書及傳國寶帝不敢
受二年十月平西京車駕發鳳翔還京丁卯入長安道
俗士女百姓萬眾出國門二十里路傍不斷持幡花鼓
車歌舞音樂望車趨拜抃躍蹈舞呼萬歲歡叫聲振原
野長老皆悲喜涕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我聖君帝亦感
惻而勞徠之闕內夾路縛棚簾幕青翠相連亘於子城
帝自朱雀門入居大明宮十二月玄宗至自蜀都甲子

玄宗御宣政殿羽儀容衛陳九賓于庭授傳國璽於殿
上帝於殿下涕泣拜受入幕次百寮稱賀蹈舞呼萬歲
代宗肅宗長子也開元二十八年封為廣平郡王肅宗
即位改封楚王徙代王乾元元年四月立為皇太子元
年建巳月是歲去年號以
十二辰冠月肅宗寢疾時皇后張氏有寵

無子慮宮車晏駕失權勢結少子越王係密構異謀將
圖廢立乙丑皇后矯詔召太子會宦官程元振知之潛
發於李輔國輔國久掌禁兵素與皇后嫌隙又聞元振

言有自得色乃與元振定策伏兵於凌霄門擁太子請
不赴召以兵翼太子入飛龍廡俟變而動既夜輔國元
振乃勒兵會于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同謀中宮朱光輝
馬英俊等百餘人禁錮之逼皇后幽於別殿丁卯肅宗
崩元振等始迎太子於九仙門見羣臣行監國之禮翌
日宣制太子擗踊盡哀羣臣勸進太子益哀號羣臣又
陳顧命大旨祖宗洪業未宜以情自私己巳即皇帝位
于兩儀殿初有司陳御座于殿之中間帝號泣遜不敢

當哀感左右有司乃徙坐于殿之左个然後從之百辟
卿士洎南北軍仗衛萬餘人咸呼萬歲左僕射攝太尉
裴冕升殿跪上誠曰我國家奄有四海惟天下君伏惟
皇帝陛下敬之以揚累聖之丕烈羣臣再拜呼萬歲庚
午羣臣等上表請聽政帝不答以侍中苗晉卿攝冢宰
於太極殿鐘樓之東張幄視事百官以聽辛未晉卿固
辭上言曰伏奉今月二十一日恩勅令臣攝冢宰臣以
昔者天子居喪之時百官聽于冢宰盖君幼小御極事

殷理衆然沿革不一今古異宜而周武漢文合於通變
垂範作則可舉而行又事或墨線時遇金革豈哀非銜
恤而義在於斯且百善之至無以加於孝也其有容累
心絕指景悼生此匹夫守節之常情殊非王者嗣續之
大計昨二十日陛下即位是承先帝遺顧之言亦前代
不易之典則知所畧不為害所存是適權防微滅端所
利者大陛下因此純至天地明察伏以報劬勞之恩申
罔極之思終身之痛豈計朝夕以一日之內萬務在中

須達宸聰始成國政今百寮萬姓及僧道耆壽相顧聚
言以臣老且無能愚豈測聖况久無居攝臣不敢奉詔
特乞陛下遵遺命三日而聽政衆情不勝懇願伏望割
痛抑哀為天下幸又不答宰臣及文武百官表三上從
之

德宗代宗長子肅宗元年建丑月封奉節郡王代宗即
位徙封魯王又封雍王廣德二年立為皇太子大歷十
四年五月癸亥帝即位於太極前殿

順宗德宗長子大歷十四年封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
太子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太子即位于太極殿冊
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
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
為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
稟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
慎於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
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

永綏非人其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高郢奉冊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工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初帝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出求醫藥海內皆聞知德宗憂戚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賀還至別殿諸王親戚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為之涕泣悲傷嘆息因感疾恍惚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不知兩宮安否朝臣咸懼莫知所為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

二十三日帝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名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帝線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軍士尚疑皆企足引頸瞻視既而曰真太子也喜且泣內外遂安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

憲宗順宗長子貞元四年封廣陵郡王二十一年順宗即位立為皇太子七月乙未詔權令皇太子勾當軍國政事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佑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

儲祉萬邦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
逸而天祐弗降疾恙弗瘳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禋祀
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內媿于朕心上畏乎天命夙
夜祇慄深惟永圖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
可以久違皇太子純睿哲溫文寬和慈惠孝友之德仁
愛之誠通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
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
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撫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

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勅稱詔所司擇日行冊禮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宜以九日冊皇帝于宣政殿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八月乙巳帝即位于宣政殿冊曰維永貞元年歲次乙酉八月丁酉朔九日乙巳太上皇若曰咨爾皇太子純惟皇上帝降休于我家用集大命克綏厥猷惟后祇率大典茲惟艱哉朕承累聖休德膺守邦之重不蒙天祐降疾在躬上不能昭事郊丘祇見烈祖下不能臨視庶政保綏兆人是用

命爾當位嗣統宜陟元后代予憂勤今遣使檢校司徒平章事杜佑副使門下侍郎平章事杜黃裳持節冊命於戲爾有光大之德敷於萬邦爾有仁孝之誠刑于九族慈和寬簡克享天心玄符不可以固違明命不可以不畏爾惟察納忠直子惠困窮咨于朕言慎乃儉德臨庶官以敬哀庶獄以情允執其中無忝爾祖宗之丕訓穆宗憲宗子貞元末封建安郡王元和元年進封遂王七年冊為皇太子十五年正月辛丑皇太子即位以司

徒兼中書令韓弘攝冢宰壬寅移仗西宮發哀于太極
前殿命攝太尉告天地社稷太清宮太廟以太子少保
嚴綬充大明宮留守閏正月丙午宣顧命冊曰於戲上
天降鑒保乂于我國家十聖丕承光宅四海鴻休大業
以逮予一人嚴恭祇畏懼弗克荷賴宗社垂慶生靈乂
安今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神器所付屬之元良咨爾
皇太子某孝友聰明溫文睿哲自主七鬯日新厥德必
能繼序朕志綏靖萬邦是用命爾陟于元后宜令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奉冊即皇帝位懋建皇極無忝
我祖宗之休烈是日中書門下率羣臣再上表請聽政
許之壬子始御延英殿對宰臣及次對官奏事如常儀
敬宗穆宗長子長慶二年十二月立為皇太子四年正
月癸酉即帝位時年十六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李逢吉
攝冢宰其日移仗西宮發哀于太極殿分命攝太尉告
天地社稷太清宮太廟丙子帝即位于太極殿東序冊
曰維長慶四年歲次甲辰正月辛亥朔二十六日丙子

皇帝若曰惟天輔唐德我祖宗克答天意邁德勤道紹
休大業於一人嗣守四海祇事天地愛育萬物罔或怠
惰于茲五年今寢疾彌留不興不寤獲以重器付之元
良咨爾皇太子湛列祖儲愛自天生德孝友慈惠溫良
肅恭必能緝寧邦家輝光緒業是用命爾陟于元后宜
令中書侍郎平章事牛僧孺奉冊即皇帝位爾有孝敬
之志可以奉宗廟爾有廣厚之量可以奉神祇和惠可
以撫萬邦仁愛可以親九族任賢尚德遠佞去邪爾惟

欽承無忝我祖宗之休烈於是中書侍郎平章事牛僧孺讀冊進冊門下侍郎平章事李逢吉宣制進寶太常少卿馮宿導引乘輿刑部尚書段文昌率百寮奉誠辭文宗敬宗弟初封江王寶歷二年十二月辛丑敬宗夜獵還宮遇中官劉克明之逆壬寅樞密使王守澄以兵衛迎江王入宮癸卯教曰大行皇帝聰斷英明臨下以法方將致理以一區夏而妖兇構禍矯宣遺言不詢羣臣專斷神器恃近而迫衆倚兵而取威謂天地可欺神

明可罔既而姦謀發洩兇黨彰聞寡人義重君臣毒甚
手足拊膺號惋誓清兇徒果有義烈副此誠志遂以宰
相定議乃親率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心腹近臣及諸職
事官并左右神策六軍使兼諸軍使及飛龍將士等搜
摘伏匿大擒諸妖或血刃當辜或赴井自斃其劉克明
田務澄蘇佐明王嘉憲石定寬等二十八人並正刑書
罔有漏逸歡呼震地忭快聞天此皆宗社威靈文武協
力翦盪兇寇克有成筭豈伊菲薄敢貪天功想于羣公

多士中外藩嶽皆累朝勲績先聖寵任致茲刷憤哀慶
當同大行皇帝正樞于太極殿前率依光陵故事有司
條上務盡誠信其冢宰司空平章事裴度當攝立功將
士節級各有優賞布告遐邇咸使聞知宣訖宰臣裴度
竇易直率百寮於紫宸外廊上謁江王王以素服見度
等再拜慰賀訖退又率百寮上勸進表三甲辰江王於
少陽院封六軍使段嶷左右神策軍使何少哲等一十
六人命移仗西內以太子太保趙宗儒為大明宮留後

乙巳帝御宣政殿即位諸衛各勒兵屯諸門黃麾大仗
陳於殿庭押冊寶自西階下文武羣官入就位侍中板
奏請中外嚴辨帝出自序門服具服遠遊冠絳紗袍執
笏就中間南向位立定冊使宣云伏奉太皇太后令江
王即皇帝位禮儀使奉請再拜舉冊官奉冊就皇帝前
攝中書令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進讀曰維寶
歷二年歲次庚午十二月甲午朔十二日乙巳太皇太
后若曰大行皇帝睿哲英能對天明命方夏底緝夷蠻

貢庭宜荷九廟之靈永饗億年之祿豈虞姦妖竊發矯
專神器蠱惑中外扇誘羣萌駭動神人覺深集獍咨爾
江王昂聰哲孕粹清明敏和智筭機間謀玄電發躬率
義勇大清兇徒且膺當璧之符爰攄枕戈之憤既殲巨
害當饗豐福是用命爾陟于元后宜令司空平章事裴
度奉冊即皇帝位永惟高祖太宗之前定隋亂玄宗之
寢漬利澤憲宗之堅拔蠹孽艱勤險阻勗乃負荷小心
以事上帝恭儉以勤邦家懋于令聞持久如始敬之哉

讀冊稱賀帝受策以授左右侍中進寶帝受寶以授左
右又奏請改服袞冕即御座受萬方朝賀殿中監進鎮
珪內高品承旨索扇開帝正袞冕負扆南面侍中就升
御座之右西南立符寶置於御座前羣官在位者皆再
拜攝太尉兵部尚書段文昌進當香案前跪奏曰我國
家奄宅萬方光被四表大行皇帝丕承祖業嗣唐配天
伏惟皇帝陛下敬之哉百寮皆再拜攝侍中門下侍郎
平章事實易直承旨臨階西向稱有制在位者皆再拜

宣云顧以薄德嗣守鴻業祇奉詔命感懼良深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奏禮畢帝降座御輦還宮

武宗皇帝穆宗第五子文宗之弟也初封穎王本名灑初文宗追悔莊恪太子殂不繇道乃以敬宗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開成四年冬十月宣制未遑冊禮五年正月二日文宗暴疾宰相李珣知樞密劉弘季奉密旨以皇太子監國兩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迎穎王於十六宅曰朕自嬰疾疾有加無瘳懼不能躬總萬機日

釐庶政稽于古訓謀及大臣用建親賢以貳神器親弟
穎王灑昔在藩邸與朕嘗同師訓動成儀矩性稟寬仁
俾奉昌圖必諧人欲可立為皇太弟一應軍國政事便
令權勾當百辟卿士中外庶臣宜竭乃心輔成予志陳
王成美先立為皇太子以其年尚冲幼未漸師資比日
重難不行冊命迴踐朱邸式叶至公可復封陳王是夜
士良統兵士於十六宅迎太弟赴少陽院百官謁見於
東宮思賢殿四日宣詔皇太弟宜即皇帝位宰相楊嗣

復攝冢宰十四日受冊於正殿時年二十

宣宗皇帝憲宗第十三子長慶元年三月封光王名怡

會昌六年三月十一日詔立為皇太叔權勾當軍國政

事翌日即皇帝位時年三十七

帝外寬和而內朗嚴寡言視瞻特異會昌朝愈

事翰晦羣居游處未嘗有言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強誘其言以為戲劇謂之光叔武宗氣豪尤不為禮及監國之日哀毀滿容接待羣僚決斷庶務人方見其隱德焉

懿宗皇帝宣宗長子會昌六年十月封郟王本名溫大

中十三年八月七日詔立為皇太子監國十三日即皇

帝位時年二十七

僖宗皇帝懿宗第五子初封普王咸通十四年七月十八日制曰朕守大器之重居兆人之上日慎一日如履如臨旰昃勞懷寢興思理涉道猶淺德化未孚而攝養乖方寒暑成癘實有慮於闕政且無暇于怡神竟未少瘳日加寢劇萬務繁總須有主張考思舊章謀於卿士思闡鴻業式建皇儲第五男普王儼改名儼孝恭溫敬寬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規動必繇禮俾

崇邦本允叶人心宜立為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咨
爾中外卿士洎于腹心之臣敬保裔子輔成予志各竭
乃心以安黎元告布中外知朕意焉二十日皇帝即位
時年十二左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文約居中執
軍政

昭宗皇帝懿宗第七子咸通十三年四月封壽王乾符
四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大都督幽州盧龍等軍節
度押奚契丹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帝於僖宗母弟也尤

相親睦自艱難播越嘗隨侍左右握兵中要皆竒而愛之文德元年二月僖宗暴不豫時初復宮闈人心傾矚遽聞被疾軍民駭愕及大漸之夕未知所立羣臣以吉王最賢又在壽王之上將立之唯軍容使楊復恭請以壽王監國三月六日宣詔立為皇太弟八日即位時年二十二

哀宗皇帝昭宗第九子乾寧四年二月封輝王天復三年二月拜開府儀同三司充諸道兵馬元帥天佑元年

八月十三日蔣玄暉矯宣昭宗詔即皇帝位時年十三
後唐明宗太祖養子莊宗朝為蕃漢馬步軍總管兼中
書令同光四年二月趙在禮盜據魏州莊宗遣元行欽
將兵攻之不利河南尹張全義密奏請委帝將兵赴鄴
時趙太據邢州王景戡據滄州皆自稱留後軍鎮多叛
三月六日帝至鄴都西南隅御水之南在禮登水樓謝
罪帝謂之曰謀之不臧一至於此吾來招撫尚可保明
當與將士善謀勿貽族滅又出牲餼勞師帝皆領慰之

令蒐閱期以九日攻城八日帝移營渡河觀音門外分
命詰且進攻是夜從馬直軍吏有張破敗者號令共殺
都將縱火焚營謹譟雷駭五鼓亂軍徒黨逼帝營言已
共諸軍商量且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師欲主上帝
河南令公帝河北且與軍民為主幸延晷漏矣帝泣而
諭之亂兵乃抽戈露刃環帝左右呼曰今公欲何之不
帝河北則為他人所有安重誨霍彥威躡帝足請詭從
之亂兵逼帝入鄴都懸橋已發皆扶帝越河帝既入在

禮引將校奉迎泣謝是日饗士於行宮而始謀亂者城內拒關不內擊隊流散無所歸向帝登南樓望見謂在禮曰卿等欲建大計非兵不能集事此輩可不令流散卿等城守吾自於城外招撫之在禮不敢留帝給羣兇得出夜宿魏縣部下不滿百人又無兵仗時霍彥威所將鎮州兵五千人營西北隅一軍獨不亂聞帝得出又本藩使長也其將校相率歸帝繇是牙軍稍集詰朝帝登城掩泣曰邦家患難一至於此予既失勢時事可知

來日歸藩上章徐圖再舉濟之與否非吾所知也重誨
彥威對曰公言非便也國家付公閫外之事不幸師徒
逗撓為賊驚奔元行欽狂妄小人彼在城南未聞戰聲
無故棄甲如朝天之日信其奏陳何所不至若歸藩聽
命便是強據邀君正墮讒慝之口也正當星行歸闕面
叩玉階讒間沮謀庶全功業無便於此者也帝曰善十
一日離魏縣之相州時國家小馬在鉅鹿放牧遣就牧
所驅壯馬二千匹至始得成軍時元行欽退保衛州果

以飛語上奏帝上章申理莊宗遣帝愛子從璟及內官
白從訓宣詔諭帝從璟至衛州為行欽所械帝奏章不
達又以行欽在衛州乃自白高渡河是月二十六日至
汴州時莊宗親軍至滎澤遣龍驤都尉姚彥溫為前鋒
是日彥溫率八百騎歸帝且曰京師危迫主上為行欽
所惑事勢已離難與共事帝曰卿且不忠言何悖也即
奪其師乃令部下曰主上不亮吾心遂令軍情至此所
宜但赴京師命石敬瑭前軍入汜水而房知溫杜晏求

自北面繼至四月丁亥帝入甕子谷聞蕭牆釁作莊宗
晏駕慟哭不自勝謂諸將曰吾比星行赴難君父如此
吾安所歸詰旦朱守殷遣人馳報言京城大亂兩日以
來燔剽不息願令公速至京師救難三日帝幸至德宮
分命諸將止焚剽百官敝衣旅見帝謝之斂衽獻欵時
皇太子繼岌征蜀未還皇弟存霸已下皆領麾鉞內難
前歸鎮帝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
在宮供膳尤宜豐備吾奉大行梓宮幸山陵畢社稷有

奉則仗鉞歸藩為國家當北面之事是日宰相豆盧革率百寮拜牋勸進帝不從又三牋勸行監國之儀以安宗社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不行土德正朔豆盧革不能決安重晦具奏上顧謂藩邸近侍曰若何改國號為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錫氏宗屬為唐雪寃繼為昭宗皇帝後國號曰唐今偽朝舊人不欲殿下稱唐請更名號耳帝因嗚噎泣下曰異乎予所聞也予年十三事獻祖文皇帝以予宗屬愛幸不異所生事武皇帝垂三

十年何艱險之不嘗排難解紛櫛風沐雨冒刃血戰體
無完膚闢土開基以至今日即武帝功業予功業也先
帝天下予天下也兄亡弟紹於義何嫌同宗異號出何
典禮人之多僻可見其心歷之哀隆吾當自受莠言無
所取也彥威等言唐之運歷已衰不如自創新號故上
言哀隆自受執政名廷臣議依違不能決吏部尚書李
琪曰殿下以宗室勲賢立大功於三世一昨雨泣赴難
安定廟朝撫事因心不失舊物若一旦別移統制先朝

便是路人煢煢梓宮何所歸往不惟殿下失追感舊君之義吾輩何安况以前事宗室言之則漢昭帝無後霍光徵劉賀宣帝典喪事是也以本朝言之則孝和元玄真文宗武宗皆以兄弟出繼典喪事即位如儲后之儀遵行此禮斷自不疑遂即帝位

閔帝明宗第三子初封宋王出鎮鄴宮長興四年八月明宗不豫十一月二十一日秦王從榮謀逆伏誅明宗徵宋王令宣徽使孟漢瓊馳驛召帝于鄴二十九日至

自鄴十二月癸卯即皇帝位

末帝明宗養子天成初除河東節度使二年加同平章
事長興二年授京兆尹西京留守三年移鳳翔節度使
四年五月封潞王閔帝即位加侍中應順元年二月移
鎮太原是時不降制書惟以宣授帝聞之召賓佐將吏
謀之皆曰主上年幼未親庶事軍國大政悉委朱弘昭
等王必無保全之理判官馬裔孫曰君命名不俟駕行
焉諸君凶言熒惑聞聽非令圖也乃罷是夕召行軍副

使謀令判官李專美草檄書乞援於諸道藩侯請助兵糧欲問君側之罪閔帝命王思同率兵攻鳳翔三月十五日大集城下十六日帝登城垂泣告諭於外曰我年未二十從先帝征伐出生入死金瘡滿身樹立社稷軍士從我登陣者多矣今朝廷信任賊臣殘害骨肉且我有何罪因慟哭聞者哀之時羽林都指揮使楊思權謂衆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引軍自西門入嚴衛都指揮使尹暉亦引軍自東門入外軍悉潰十七日索居民家財

以賞軍士是日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二十日次長安
副留守劉遂雍以城降二十三日次靈口駕下軍執王
思同來降是日誅之二十四日次華州收節度使樂彥
稠繫獄二十五日次閿鄉王仲臯父子迎謁命誅之二
十六日次靈寶河中節度使安彥威來降待罪宥之是
日陝州節度使康思立奉迎二十七日次陝州二十八
日閔帝招討使康義誠前軍棄甲結隊纍纍而至二十
九日義誠至泥首請罪帝上太后牋取進止三十日太

后傳令至并內司迎奉是夜閱帝出奔四月壬申帝至
蔣橋文武百官立班奉迎教旨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
是日入謁太后太妃伏梓宮慟哭宰臣馮道等上牋勸
進癸酉太后下令以帝為監國甲戌又下令曰先皇帝
櫛風沐雨平定華夷嗣洪業於艱難致蒼生於富庶八
年臨御萬彙舒蘇歸牛休馬方期於偃戢宵衣旰食久
積於憂勞竟至倦勤俄悲厭代爰自鄂王嗣位姦臣弄
權作福作災不誠不信離間我骨肉猜忌我親賢不自

制書擅移藩邸而又遽興戈甲大撓軍民遂致鄂王輕
釋宗祧不克負荷洪基大寶危若綴旒須立長君以紹
丕構皇長子潞王從珂日躋孝敬天縱聰明有神武之
英姿有寬仁之偉量先朝經綸草昧廓靜寰區辛勤有
百戰之勞竭盡贊一平之運臣誠子道冠古越今而又
克已化民推心撫事率土之謳歌有屬上玄之睠命攸
臨一日萬機不可以暫曠九州四海不可以無歸况因
山有期同軌斯至永言嗣守屬在元良宜即皇帝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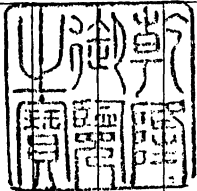
日暴雨乙亥帝赴西宮告奠遂即帝位

晉少帝高祖從子天福元年為北京留守二年授開封尹三年封鄭王俄加同平章事六年高祖幸鄴十二月以帝為廣晉尹封齊王七年六月即皇帝位

漢隱帝高祖第二子天福十二年高祖踐祚以帝為左衛將軍檢校司徒尋為大內都檢校太保乾佑元年二月辛巳授帝特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封周王宣制畢有頃召文武百寮赴萬歲殿宣制即皇帝位

周世宗太祖養子廣順元年太祖踐祚授澶州節度使
檢校太保二年加同平章事三年三月除開封尹晉王
顯德元年正月加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是月丙申宣制
即皇帝位

恭帝世宗之子顯德六年六月癸未制授左衛上將軍
封梁王甲午宣制即皇帝位



冊府元龜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十二

三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畢所諱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中興

告功

中興

夫帝運之興業厚者其緒遠聖德所被澤廣者其民懷
雖復嗣世間哀稗政相繼而瓜瓞遐裔奮其餘烈兆庶
欣戴復主屨祀故夏氏微弱少康起於庖正周道中絕

宣王專其北伐漢光識真人之讖晉元應渡江之謠雖
靈命之有歸亦衆誠之攸贊非夫推亡攻昧勞來安集
牢籠如天地慈育如父母其孰能抑揚前軌恢績舊服
者哉

夏少康帝相子也帝相立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
以代夏政恃其射也羿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

棄武羅伯因熊髡危圉

四子皆羿之賢臣

而用寒浞寒浞伯明

氏之讒子弟也

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

伯明后寒棄之夷

羿收之

夷氏

信而使之以為己相

內宮

而施

賂于外愚弄其民

欺罔之

而虞羿于田

樂之以游田

樹之詐慝

以取其國家

樹立也

外內咸服

詐信

羿猶不悛

悛改也

將歸

自田

還羿獵

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

食羿子

其子不忍食

諸死于窮門

殺之于國門

靡奔有鬲氏

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

浞因羿室

就其妃妾

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

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

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

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

處澆于過處豷于戈

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

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

燼遺民

以滅浞而

立少康

少康夏后相之子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

后杼少康

子有窮繇是遂亡失人故也又伍員諫吳王曰昔有過

澆殺斟灌以伐斟尋

澆寒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

滅夏后相

夏后相啟孫也后相失國依于二斟復為澆所滅

后緡方娠逃出自

竇

后緡相妻娠懷身也

歸于有仍

后緡有仍氏女

生少康焉為仍牧正

牧官

長之恭澆能戒之

恭毒也戒備也

澆使椒求之

椒澆臣

逃奔有虞為

之庖正以除其害

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已害

虞

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

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

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

能布其德而非其謀

始

以收夏

衆撫其官職

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使女艾諜澆

女艾少康臣諜候也

使季杼誘豷

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

遂滅過戈復禹

之績

過澆國戈豷國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周宣王靜厲王子也初為太子時厲王為國人所襲出

奔於豷

豷晉地漢為縣屬河東

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

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

太子王其以我為讎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危在

險之中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

得脫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

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

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

復宗周又云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萬民離散不安其

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故詩

人作鴻鴈之篇以美之又云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

故尹吉甫作烝民之篇

後漢光武王莽末南陽荒饑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賓客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年二十八遂將賓客還舂陵時光武兄伯升已會衆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輿郡志曰大冠謂武官冠東觀記曰上時絳衣大冠將軍服也皆驚曰謹厚者乃復為

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

新市縣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鄧

州富水縣東北平林地名今在隨州隨縣東北

與其帥王鳳陳收西擊長聚

聚居

也小於鄉曰聚

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尉秦官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也

進屠唐子鄉

多所誅殺曰屠唐子鄉有唐子山在今唐州湘陽縣西南

又殺湖陽尉

湖陽屬南陽郡今唐州縣也

軍中分財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光

武歛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與王莽

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

續漢書曰清陽縣有小長

安聚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

漢軍大敗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

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泚水西大破之斬阜賜

泚水在今唐州

泚陽縣南廬江瀟縣亦有此水與此有別也

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

秩宗將軍陳茂于清陽

清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清水之陽

進圍

宛城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為天子以伯升為大司徒光

武為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鄧皆

下之

徇畧也昆陽定陵鄧皆縣名並屬潁川郡

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

轉以饋宛王莽聞阜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

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

川復與嚴尤陳茂合光武將數千兵徼王莽兵于陽關

聚

聚名也鄴道元水經注曰潁水東南經陽關聚聚史潁水相對在今雒州陽翟縣西北

諸將見

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

孥子也

欲散

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禦之

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

謂伯升圖之未拔也

不能相救昆陽郡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

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

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

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

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

王莽

置五威將軍其衣服依五方之色以威天下李軼初起猶假以為號

出城南門於外收兵

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鄗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

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

者在宛亟進大兵

亟急也

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

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

翟義方進少子

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擗義心惡之乃立東平王雲子信為天子義自號天柱大將軍以誅莽莽乃使孫建王尋將兵擊義破之義亡自殺故坐不生得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

謂邪

遇或為過

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

雲車即樓

車稱雲言其高也升之以望敵猶墨子云公輸般為雲梯之械

瞰臨城中

俯視曰瞰

旗幟蔽

野廣雅曰幟幡也

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為地道衝

輶撞城

衝撞車也詩曰臨衝閑閑輶樓車也

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

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

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

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

續漢志曰雲如壞山謂營頭之星也古曰營頭之所墜其下覆

軍殺將血流千里

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

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

自斬首數千級

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為級

諸部喜曰劉將軍

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

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喜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

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

死謂果敢而死者凡軍中事軍將最尊居

中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也

尋邑陳亂乘銳崩之殺王尋城中亦鼓

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

奔殪百餘里間

殪仆也

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渚

川盛溢

渇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東南經昆陽城北東入汝

虎豹皆股戰士卒

爭赴溺水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
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筭
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
升為更始所害更始拜光武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九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將北都雒陽
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官府於是置寮屬作文
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

過皆冠幘

漢官儀曰幘者古之卑賤不冠者之所服也

服婦人衣諸于繡

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

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

續漢志曰時知者見之以為服之不喪身之灾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為赤者所殺及

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

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雒陽乃

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渡河鎮

慰州郡所到郡縣輒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

吏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輒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

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旁至饒陽縣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

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
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
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適遇水合
得過既入信都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賁縣皆
降之王莽和我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宋
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
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拔
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

應南擊新市真定元氏房子皆下之因入趙界時王郎
大將李育屯柏人漢兵不知而進前部偏將朱浮鄧禹
為育所敗亡失輜重光武在後聞之收浮禹散卒與育
戰於郭門大破之盡得其所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於
是引兵拔廣阿會上谷太守耿况漁陽太守彭寵各遣
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更始亦遣尚書
僕射謝躬討郎光武因大饗士卒遂東圍鉅鹿王郎守
將王饒堅守月餘不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

鉅鹿光武逆戰于南樂

縣名屬鉅鹿郡左傳齊國夏伐晉耿樂即其地也其後南徙故

加南俗謂之倫聲之轉也

斬首數千級四月進圍邯鄲連破之五月

拔其城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為蕭王悉罷兵詣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皆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為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瑯琊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帥侵略郡縣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

槍尤來上江青犢五較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
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將擊之先遣吳
漢北發十部兵幽州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發其衆

秋光武擊銅馬于鄆

縣名屬鉅鹿郡故城
在今冀州鹿城縣東

吳漢將突騎

來會青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
取之絕其糧道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
之赤眉別帥與大槍青犢十餘萬衆在射犬光武進擊
大破之衆皆散走使吳漢岑彭襲殺謝躬于鄴青犢赤

督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使大司馬朱鮪舞陰王李軼等屯雒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之光武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又戰于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賊追急短兵接短兵刀劍也光武自投高岍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為虜嗤弇

頻射却賊得免士卒死者數千人散兵歸保范陽軍中
不見光武或云已歿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
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
而素懼大威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
與戰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入漁陽乃遣吳漢率耿弇陳
俊馬武等十二將軍追戰於潞東及平谷大破滅之朱
鮪追討難將軍蘇茂攻温馮異寇恂與戰大破之斬其
將賈彊於是諸將議上尊號光武驚曰何將軍出是言

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及行至鄆

縣名今趙州高邑縣也

彊華自闕

中奉赤伏符至

續漢書曰彊華潁川人

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

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易足比焉今

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

塞羣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鄆南千秋亭五成

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於羣神

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為

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弑

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尋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
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心下
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脩德為天
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
稽留敢不敬承於是改元為建武

晉元帝宣帝曾孫累加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永
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加鎮東大將軍及懷帝蒙塵
於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為盟主江州刺史

華軼不從使豫章內史周廣前江州刺史衛展討擒之
愍帝即位加左丞相歲餘進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
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於宣城平杜弢於湘
州承制赦荆揚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
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尅日進討明年二月辛巳平東將
軍朱哲至宣愍帝詔曰遭運屯否皇綱不振朕以寡德
奉承洪緒不能祈天永命紹隆中興至使外夷敢帥其
衆逼迫京輦朕今幽塞窮域憂慮萬端恐一旦無託卿

指詣丞相具宣朕意使攝萬機時據舊都脩復陵廟以
雪大耻三月帝素服出次舉哀三日西陽王羨及羣僚
參佐州正牧守等上尊號帝不許羨等以死固請至于
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
下之耻庶贖鈇鉞之誅吾本瑯琊王諸賢見逼不已乃
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羣臣乃不敢逼請依魏晉故事為
晉王許之辛卯即王位改元建武元年諸參軍拜奉車
都尉掾屬駙馬都尉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

乃備百官立宗廟社稷于建康二年三月癸丑愍帝訃
至帝斬綰居廬丙辰百僚上尊號令曰孤以不德當厄
運之極臣節未立營救未舉夙夜所以忘寢食也今宗
廟廢絕億兆無係羣臣庶尹咸勉之以大政亦何以辭
輒敬從百執是日即皇帝位改元大興大赦天下四年
春鮮卑末波奉皇帝信璽庚戌告於太廟乃受之

告功

夫王者之師所以征不庭而遏亂略震皇靈而昭文德

者焉當其戎狄憑陵侵軼邊境蛇豕跋扈背違文告則
恭行天討弔彼民患及夫戡難而振旅也乃命有司擇
吉日布六師備凱樂獻于九廟陳于大社上以修薦告
之典下以行飲至之禮歸功於祖考讓德于穹昊以至
行過之地下詔而錫嘉名受降之壤刊石以載丕緒皆
所以示休烈於兆庶揚天聲於華夷俾赫赫之盛播于
風雅故頌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周人以太平告文
王也信乎盛德之事哉

周武王克商之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

罕旗以先驅

九旒雲罕皆旗名

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

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

執劔以衛武王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左右畢從毛叔

鄭奉明水

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以為玄酒

衛康叔封布茲

茲者藉席之名諸侯

病曰負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孫

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

章顯聞于天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

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漢武帝元鼎六年冬將幸緱

上侯反

氏至左邑桐鄉聞南

越呂嘉破以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始為獲

嘉縣

元帝建昭四年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

羣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

討郅支之圖書也

後漢光武建武三年閏正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

璽綬詔曰羣盜縱橫賊害元元盆子竊尊號亂惑天下

朕奮兵討擊應時奔解十餘萬衆束手降伏先帝璽綬歸之王府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曷足以饗斯哉其擇吉日祀高廟

和帝永元元年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大破匈奴閏七月

詔曰匈奴背叛為害久遠賴祖宗之靈師克有捷醜虜

破碎遂掃厥庭

庭謂單于所嘗居也

役不再籍

猶言籍不再舉

萬里清蕩

非朕小子眇身所能克堪有司其案舊典告類薦功以

彰休烈

魏太祖建安二十一年二月平張魯還鄴有司以太牢
告至策勲于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臨壽春城
斬諸葛誕三月詔曰古先克敵收其屍以為京觀所以
懲昏逆而彰武功也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為聞喜新
鄉為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摠六戎營據丘頭
內夷羣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
有令名其改丘頭為武丘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

二邑之義也

後魏太武正平元年三月至自南伐飲至策勳告于宗廟

孝文延興二年三月太上皇至自北討飲至策勳告于宗廟

太和十九年五月至自南伐齊告于太廟

二十三年正月帝伐齊至自鄴告于廟社行飲至策勳之禮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四月平齊自鄴還京列齊主於前
其王公等並從車輦旗幟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
布六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稱萬歲

隋高祖開皇九年四月晉王平陳還帝幸驪山親勞之
三軍凱入獻俘於太廟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秦王平薛仁果凱旋獻俘於
太廟

四年六月秦王平王世充竇建德凱旋親披黃金甲陳

鐵馬萬餘騎甲士十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二偽主及隋器物輦輅獻于太廟帝大悅行飲至禮以享焉

太宗貞觀四年三月大同道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生擒頡利可汗獻於京師帝以頡利可汗告於太廟

十九年六月帝親征高麗次安市城高麗別將高延壽等帥兵十五萬以拒王師大摠管李世勣率兵奮擊帝自高峰引軍臨之殺獲不可勝紀延壽等以其衆降因名所幸為駐蹕山刻石紀功焉

二十年三月至自遼東獻俘授馘備法駕具凱旋之禮
蠻夷君長及京邑士女夾道陳設觀者填噓咸稱萬歲
八月帝幸靈州又幸漢故甘泉宮詔曰朕勞形育物盡
敬承天蠢動不安櫛風而罔倦荒隅未靜救焚而靡息
獨運方寸貫徹上玄凝想冕旒化行戎狄是知惟天為
大合其德者弗違謂地蓋厚體其仁者光被故能彌綸
八極輿蓋兩儀上帝福謙斯其效矣彼匈奴者與開闔
以俱生奄有龍庭共上皇而並列僭稱驕子分天街于

紫宸仰應旄頭抗大禮于皇極流殃構禍連年壓境射
鵬馳騎亟飲灞川枉矢騰氛頻驚渭汭貽先皇之動色
俾黎庶之塗原社稷為虞軫情何已自朕御天下二紀
于茲曩者聊命偏師遂擒頡利今茲始弘廟略已滅延
陀雖則麾駕出征未踰郊甸前驅所轄纔掩塞垣長策
風行已振金微之表揚威電發遠警沙場之外遂使鴈
山之北無復單于龍燭之南大開封域其契苾車必俟
斤及鐵勒諸姓回紇胡祿俟利發等總統百餘萬戶散

出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為州郡引領
翹足暴十日而行油雲延首求哀沉九泉而請營魄朕
當暫幸靈州親撫歸附弘茲肆赦加以施生頒惠天隅
曜威靈朔收其瀚海盡入提封解其辮髮並垂冠帶混
元以降殊未前聞無疆之業永貽來裔古人所不能致
今既吞之前王所不能屈今咸滅之斯實書契所未有
古今之壯觀豈朕一人獨能宣力蓋繇上靈儲祉錫以
太康宗廟威靈成茲克定即備禮告於清廟仍以大慶

頒示普天俾與黎元同茲有賴

二十二年五月右衛率長史王玄策俘帝那伏王阿羅那順以詣闕太宗大悅謂羣臣曰夫人耳目玩於聲色口鼻耽於臭味此乃敗德之源若波羅門不劫掠我使人豈致俘虜耶緬尋惟昔中山以貪寶取斃蜀侯以金牛致滅莫不繇之乃詔所司以一太牢虔告宗廟

閏十二月崑山道摠管阿史那社爾破龜茲執其王訶利布失畢及其相郡利以歸明年正月辛亥獻于社稷

壬子獻于紫微殿

高宗永徽元年九月庚子右驍衛郎將高侃執車鼻可汗至京師癸卯獻于社廟又獻于昭陵甲寅獻于武德殿

顯慶三年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副總管蕭嗣業擒阿史那賀魯至京師甲午獻于昭陵丙申告于太社初賀魯等俘虜將至帝謂侍臣曰賀魯蒙先朝恩禮割二千餘帳令其統攝背恩忘義自取滅亡今欲先獻俘于昭陵

可乎許敬宗對曰古者出師凱旋則飲至策勳于廟若諸侯以王命討不庭亦獻俘馘于天子近代軍將征伐克捷亦用斯禮未聞獻于陵所也伏以園寢嚴敬義同清廟陛下孝思所發在禮無違亦可行也

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虜高藏男建男產等以歸京師帝令領高藏等俘囚便道獻于昭陵仍備軍容奏凱歌入京城獻于太廟十二月帝親祠南郊以高麗平昭告上帝

玄宗開元二十年三月信安王禕及幽州長史趙含章
大破叛奚及契丹於幽州之北勅曰誅有罪討不庭去
其毒螫登于仁壽固以俯安庶類仰叶靈心頃以兩蕃
背恩爰命龔伐精意虔告順天行誅干旄所指不戰而
潰山谷遺類盡為俘馘疾如震霆動若神助豈非昊穹
垂福陵廟降靈故得萬旅安全一隅澄晏永惟昭感之
著先洽顧懷之福虔奉明靈載深寅畏宜令所司擇日
發使告享諸陵廟又命王浚親統奚契丹俘虜告廟

二十二年六月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大破林胡遣使獻捷勅曰邊境為患莫甚於林胡朝廷是虞幾煩於將帥而車徒屢出芻粟載勞使燕趙黎萌畧無寧歲而山戎種落嘗為匪人近者輒變梟聲敢為獸搏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等乘間電發表裏齊攻積年逋誅一朝翦滅則東北之祲便以廓清河朔之人頓寬征伐此皆上憑九廟之略下仗羣帥之功今既凱旋敢不以獻宜擇日告九廟所司准式

二十八年八月幽州節度使奏破奚契丹勅曰蕞爾狂胡尚有餘孽近令討襲應時摧敗豈朕非德能茂厥功此繇宗廟之靈所以然也宜擇日告廟

天寶五載正月己巳獻隴右所獲吐蕃突厥俘于太清宮庚午獻于太廟

肅宗至德二年九月元帥廣平王收西京甲辰捷書至行在百僚稱賀即日告捷於蜀太上皇遣宰相裴冕入京告郊廟社稷

上元元年十月元帥廣平王秦收懷州城生擒七千餘
衆是月獻俘於太廟

二年二月河南逆賊劉展反斬偽署大將軍汲子澄楊
子英等九人並傳首至京告于太廟梟諸街市

代宗寶應二年四月命有司饗太廟兼告獻逆賊史朝
義首

大歷二年正月華州逆賊周智光平梟首于皇城之南
街以示衆命有司具儀奏告太清宮及太廟七陵

德宗貞元元年八月河中平傳李懷光首至告于太廟
憲宗元和元年八月西川節度使高崇文平成都擒劉
闢十月戊子詔左右神策兵領劉闢等自臨臯驛至闕
下帝御興安樓命中使降樓詰其反狀闢曰臣不敢反
五院子弟為惡臣不能制帝又令詰之曰朕遣中使送
旌節告身何不受闢引罪無辭命獻太清宮太廟太社
即日並戮于子城之西南隅

十二年十月淮西平十一月丙戌朔帝御興安門文武

百官分序街之左右六軍備衛逆賊吳元濟見于樓下
命獻于太廟太社畢狗東西市乃斬于子城西南隅
十四年二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遣使獻逆賊李師道
之首命左右軍兵衛之先獻于太廟郊社帝御興安門
百寮於樓下列位稱賀

穆宗長慶元年四月河北諸道平中書門下奏伏以太
宗平突厥高宗平高麗皆告陵廟蓋以高祖嘗畜憤於
北虜太宗亦銳意於東夷武功未終列聖繼立亦既平

盪所宜啟告伏以鎮冀一道弔罰再加幽薊八州兵戎
數起陛下仁聖臨御皆使自効忠誠不勞干戈盡復區
宇祖宗宿憤霧廓煙消兵力所致功實相萬豈必獻俘
函首方告清廟詩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考之經
典義亦相符望下禮官撰儀擇日薦告太廟以彰陛下
纘服之業上慰聖靈從之五月己酉告于太廟

二年八月汴州平逆賊李齊梟首及其男四人至京師
分命攝太尉三人告社稷太廟太清宮詔曰汴州逆賊

李宥竊據城池坐邀符節率其兇黨敢拒王師今既梟首於闕下宜令所司准式其男道源道樞道倫道安等叛逆之子固不可原理須正刑宜集衆處斬以左右神策兵各三百人防押即日行刑於京城之西市

武宗會昌四年八月辛巳朔平澤潞劉稹傳首京師帝御興安門獻于宗廟社稷百官樓前稱賀

僖宗中和四年六月徐州節度使時溥進表行在獻黃巢首級帝獻賊首於行廟受百僚賀

昭宗龍紀元年二月汴州行軍司馬李璠檻送蔡賊秦宗權并妻趙以獻帝御延喜門受俘百僚稱賀以之狗市告廟社宗權斬於獨柳樹下趙笞死

乾寧元年十一月慶州奏邠州節度使王行瑜將家族五百人到州界為部下所殺傳首闕下帝御延喜門獻行瑜首于太廟初行瑜弟行紇行實謀挾帝入邠州事覺討之至是傳首到闕

後唐莊宗初為晉王天祐十一年正月平幽薊還以劉

守光告南宮七廟是日與其黨李小喜鄭藏斐皆伏法
同光四年二月有司奏偽蜀主王衍到闕日准禮差官
告太微宮太廟太稷武成王廟從之

明宗天成四年二月王晏球平定州王都獻俘馘帝御
咸安樓受之刑部侍郎張文寶奏曰逆賊王都首級請
付所司大理卿蕭希甫受之以出獻于郊社畢於街市
號令王都男四人弟一人禿餒父子二人並磔於開封
橋文武百官稱賀于樓前

周太祖廣順二年五月以平定兗州梟夷逆黨差官告
社稷郊廟

冊府元龜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都邑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以為民極春秋
傳曰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巢穴已往棟宇未備順民
遷徙不常厥居伏羲而下可得而紀或基乎始興就為
之制或測景地中用安九鼎或相其形勝以從便利故

王畿千里法日月之經天府四塞保河山之固提封萬井旁流百川內則闕庭神麗宮室翬飛倣太紫之園方順陰陽而開闢于以嚮明布政懸法示人訪道棲神登降有序繇是景靈翔集佳氣鬱葱善哉鄴侯之言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者也乃至通門十二經涂九軌順流為沼造舟為梁厥初經營咸存軌制詩不云乎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于以見化民成俗里仁處義維桑維梓雞犬相聞熙熙之衆咸躋壽域者矣且夫

端拱清穆王者之大德樂生懷土庶物之常情故商民
屢遷民用胥怨自耿至亳弗堪其勞班固所以賦兩都
者蓋明安土重遷之深旨也

伏羲氏居太昊之墟

今陳州是

神農氏初都陳後徙于魯

黃帝受國號有熊居軒轅之丘

在窮山之際西射之南

邑于涿鹿

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

又曰上谷涿鹿黃帝所都

少昊邑于窮桑

在魯城北

後徙曲阜

今魯城中

顓頊都帝丘

今東都
濮陽是

帝嚳高辛氏都亳

今河南
偃師是

堯為唐侯都中山後徙河東平陽

在平河
之陽

舜都蒲坂或言平陽或言潘

潘上
谷也

或言居漢中郡西城

西北媯墟

夏禹初受封陽翟

今許
州縣

後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

殷始祖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其孫相

土封于商

今上
谷商邑

自契至湯八遷始居南亳

梁國
谷熟即梁都也

從先王居

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

太甲嘗居鄴

今相州縣

仲丁遷囂

太戊子去亳囂音教地名

作仲丁

陳遷都之義

亶甲居相

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

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

亶甲子乙自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

作祖乙

仲丁河亶甲祖乙三篇皆

亡書

盤庚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

五遷無定處民咨胥怨

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

作盤庚三

篇

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

紂都河內朝歌

周始祖后稷堯時封於邠

音台地名在扶風

子不窋失其官而

犇戎狄之間至不窋孫公劉之子慶節始歸於豳

新平漆縣

之東北有豳縣

後十世古公亶父避狄人之攻遂去豳渡漆沮

踰梁山止於岐山

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

豳人

隨之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

文王自岐山徙都豐

一曰文王居陳徙都豐又曰美陽中水鄉文王所居

作靈臺

靈囿靈沼

神之精明者曰靈四方而高者曰臺言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

武王遷鎬

長安豐亭有鎬池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既伐商至

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

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

又云夷羊在牧

夷羊怪物也

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

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

一云不顧夫亦不賓夫滅又一云不顧亦

不恤也

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

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惟顯服

及德方明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

夏居

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

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詹有河

周書度邑曰武

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也南望過于三途北詹望於清河

粵詹雒伊毋遠天室

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

成王使召公相宅作召誥

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

曰惟二月

既望

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

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

則至于豐

於已後望六月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

告武王可知
以祖見考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太保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雒居周

公後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

雒卜宅

肫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肫于肫三日五月五日召公早朝至于雒邑相上

所居厥既得卜則經營

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

越三日庚

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雒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于戊申三

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雒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以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繇來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雒

周公順位成之明而朝至於雒汭

則達觀

于新邑營

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于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賁于天有羊豕不見可知越翼日戊午

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告以社稷之位用太牢共工氏子曰勾龍能平水土

祀以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社稷共牢初周公營成周使來告卜作

雒誥曰周公拜手稽首曰予惟乙卯朝至于雒師致政在冬

本其春來至雒衆說始卜定都之意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

西惟雒食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不吉又卜澗澗之間南近雒吉河南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

順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雒食今雒來以圖及獻陽也

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以王拜手稽首曰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

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

公既定宅俾來

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言公前以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

居之吉我與公共正其美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宣王嗣位國富人殷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

平王都河南郡南故邾郈地先是武王遷九鼎周公致

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

或稱周伐紂居雒邑綜其實不

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鄆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維邑春秋時謂之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望雒水北當陝山去今雒陽城四十里

漢高祖二年都櫟陽

五年十二月既平項羽二月甲午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乃西都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六月戊卒劉敬

敬本姓婁賜姓劉

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帝曰

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系善十餘世系古累字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

去豳杖馬箠去居岐

箠馬策也杖謂拄之也云杖馬箠者以示無所攜持也

國人

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

二國爭田化文王之德而自和也

王始

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

津上者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馬

廼營成周都雒以此為天下中

中音竹仲反

諸侯四方納貢

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

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

周之衰分而為二

謂東周君西周君

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

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
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
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
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
侔矣且夫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
之衆可具因秦之固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
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與人鬪
不搯其亢捭其背未能全勝

亢喉嚨也搯與抗
同謂捉持之也

今陛下

入關而都紫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

以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數百年秦二世則亡

不如都周東有成臯西有殽殽山也背河鄉雒其固

亦足恃鄉讀曰雒張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

里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

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

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

給京師輓音晚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

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於是即日車駕西都長安後九月徙諸侯於關中治長樂宮

七年二月高帝自將擊韓王信還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帝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固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亡音無帝說遂自櫟陽徙都長安

惠帝元年正月城長安

長安城方六十三里經緯合長十五里十二城門九百七十三

頃城中皆屬長安今長安北黑壤城中土其赤如火其堅如石父老所傳盡鑿龍首山為城

二年起黃山宮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

三十日罷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五年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

長安三十日罷九月長安城成

六年六月起長安西市修教倉

武帝建元三年春作便門橋

去長安四十四里在長安西北茂陵東便門即平門

也又起集靈宮于華陰起蘭池宮于右扶風渭城

元狩三年秋發謫吏穿昆明池

以舊吏弄法故謫使穿更發有貨者為吏也西

南夷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

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貨志又載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脩昆明池也謫吏更有罪者罰而役之滇立顛

元鼎元年春起柏梁臺

或曰用百頭梁作臺也三輔舊事云以香栢為之今書皆作栢

字

元封二年夏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

飛廉神禽能致風氣也飛

廉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通天臺者言此臺高上通于天也漢官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

太初元年二月起建章宮

越匠名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宮室以壓勝之

故帝作建章宮在未央宮西今長安故城西俗所呼貞女樓者即建章宮之闕也

四年秋起明光宮

三輔黃圖云在城中

宣帝神爵三年春起樂游苑

三輔黃圖云杜陵西北又關中記云帝立廟於曲池

之北號樂游按其處則今之所呼樂游廟者是也其餘基尚可識焉蓋本為苑後因立廟樂音未各反

元帝時翼奉以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

累年之蓄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正末乃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度計也大各反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甚至今猶存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也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太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

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
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
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黽池
前鄉嵩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
而入教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
西遠羗胡之難厭抑也一葉反遠千萬反陛下恭已無為案成周之
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
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亶居猶虛居也欲徙都乃

可更制度也。賈讀曰。但但居謂依舊都也。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

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臣聞三代之

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

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

非其人所用皆賢材也。天下甫二世耳甫始也。然周公猶作詩書

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周書亡逸篇也。

其書曰周公曰嗚呼母若殷王紂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是也。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衆也峻大也言殷家自

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為鏡知天之命甚難也

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

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

九主矣

呂后為主不得為世故八世九主矣

雖有成王之明然無周召之

佐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

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黃為菜色也

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

比類也溷

汗也下

頌反 絲此言之執國政者豈不可以懷怵惕而戒萬

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

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

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

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陽以東行

如今因丙子之四月也太陽是時在甲戌

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

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餘之蓄然

後大行考室之禮

凡宮新成殺牲以釁祭致其日記之神謂之考室考成其禮也詩小雅斯

干之詩曰秩秩斯干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

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

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

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雒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帝不從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罷明光宮及三輔馳道

後漢光武建武元年六月即位于鄗

今趙州鄗邑縣

十月車駕

入雒陽幸南宮却非殿遂定都焉雒陽城有十二門其

正南一門曰平風門

平風門為官門不置候置屯司馬秩千石

北宮屬衛尉

其餘上西門雍門廣陽津門小苑門開陽門耗門中東

門上東門穀門夏門凡十一門

雒陽二十四街街一亭
十二城門門一亭也

十四年正月起南宮前殿

十九年脩西京宮室

明帝永平五年自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

名平樂館

章帝建初中杜陵人杜篤以關中表裡山河先帝舊京
不宜改營雒邑乃上奏論都賦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者
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徐州刺史

王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乃作
金人論頌雒邑之美天人之符帝乃止

順帝陽嘉元年起西苑脩飾宮殿

桓帝延熹二年七月初造顯陽苑後又飾芳林而考濯

龍之宮

薛綜注東京賦云濯龍殿名芳林謂兩旁樹木
蘭也考成也既成而祭之左傳曰考仲子之宮

靈帝光和三年作畢圭靈昆苑

畢圭苑有二東畢圭苑
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魚

梁臺西畢圭苑周三千三百
步並在雒陽宣平門外也

五年起四百尺觀於阿亭道

中平二年造萬金堂於西園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丁亥遷都長安董卓驅徙京師百姓悉西入關自留屯畢圭苑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幸未央宮己酉卓焚雒陽宮廟及人家初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都雒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

殷王盤庚遷都于殷殷人相與怨恨也初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

祖乙居耿并
盤庚五也

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燒民庶塗炭

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雒邑今天下無虞

虞度也言
無可度之

事也書曰
四方無虞

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

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

如糜粥之事
也詩曰如沸

如石包讖緯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

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

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

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有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

言不敢避險難也

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

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

沮止也

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

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

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

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少解爽私謂

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為也議罷卓使

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

建安元年七月帝還雒陽假丞相曹公節鉞錄尚書事

雒陽殘破董昭等勸曹公都許九月車駕輟輅而東以

曹公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帝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

廟社稷制度始立

孔融為少府帝初都許融以為宜畧依舊制度王畿正司隸所部為千里

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

魏太祖以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封為魏公九月份

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

初建安十五年太祖為丞相作銅雀

臺于鄴

文帝黃初元年十一月既受漢禪十二月初營雒陽宮

戊午幸雒陽

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思王詩曰謁帝承明廬是也

二年築凌雲臺

三年穿靈芝池

五年穿天淵池

七年築九華臺

明帝太和六年九月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

時長安雒陽許

昌譙鄴謂之五都

青龍三年大治雒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秋八

月丁巳命有司復築崇華殿改名九龍殿

景初元年銅鑄巨人二號翁仲置之司馬門外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受魏禪都雒陽

惠帝永興元年六月新作三城門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即晉王位乃備百官立宗廟社稷

于建康

今昇州是

成帝咸和五年九月造新宮始繕苑城

七年十二月庚戌帝遷于新宮

咸康二年十月新作朱雀浮桁橋

孝武太元三年二月作新宮帝移居會稽王邸

七月帝入新宮

先是謝安輔政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安不從竟

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
玄象合體辰極兩無勞怨

十七年八月新作東宮

二十一年正月造清暑殿

四月新作永安宮

後魏道武登國元年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

大會於牛川

天興元年正月帝至鄴巡登臺榭徧覽宮城將有定都之意乃至行臺以龍驤將軍日南公和跋為尚書與左丞賈彞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鎮鄴

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

八月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經術標道里平五權較五量定五度

十月起天文殿

二年春二月以所獲高車衆起鹿苑於南臺陰北拒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廣踰數十里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為三溝分流宮城內外又穿鴻鴈池

秋七月起天華殿

八月增啓京師十二門作西武庫

十二月天華殿成

三年三月穿城南渠通於城內作東西魚池

七月起中天殿及雲母堂金華堂

四年五月起紫極殿玄武樓涼風觀石池鹿苑臺

六年十月起西昭陽殿

天賜元年十月築西宮

三年六月發八部五百里內男丁築灑南宮

灑音壘水名在鴈門

門闕高十丈餘引溝穿池廣苑園規立外城方二十里

分置市里經塗洞達三十日罷

四年七月築北宮垣三旬而罷

明元永興五年二月穿魚池于北苑

神瑞元年二月起豐宮于平城東北

泰常元年十一月起蓬臺于北苑

二年七月作白臺于城南

三年十月築宮于西苑

四年三月築宮于蓬臺北

九月築宮于白登山

五年四月起灑南宮

十一月詔驍騎將軍延普城乾城

六年正月發京師六千人築苑起自舊苑東包白登周迴四十餘里

七年九月築平城外郭周迴三十二里

八年十月廣西宮起外垣墻周迴二十里

太武始光二年三月營故東宮為萬壽宮起永安安樂二殿臨望觀九華堂

神麇四年七月行幸河西起承華宮

延和元年七月築東宮

太平真君元年二月發長安人五千浚昆明池

十一年二月大修宮室皇太子居于北宮

文成興安二年二月乙丑發京師五千人穿天淵池

太安四年起太華殿

獻文皇興五年八月傳位于太子帝稱太上皇帝徙御
崇光宮采椽不斲土階而已初帝于苑內立殿勅中秘
羣官製名儀曹郎公孫叡奏曰臣聞至尊至貴莫崇於
帝王天人挹損莫大于謙光伏惟陛下躬唐虞之德存

道順神道遙物外宮居之名當協獻旨臣愚以為宜曰
崇光奏可

孝文延興三年正月改崇光宮為寧光宮

承明元年十月起七寶承安行殿

太和元年正月起太和安昌二殿詔曰昔軒皇誕御垂
棟宇之構爰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階昭德于
上代層臺廣廈崇威于中葉良繇文質異宜華朴殊禮
故也是以周成繼業營明堂于東都漢祖聿興建未央

于咸鎬蓋所以尊嚴皇威崇重帝德豈好奢惡儉苟弊
民力者哉國家皇運統天協纂乾歷銳意四方靡遑建
制宮室之度頗為未允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自茲厥
後復多營改至于三元慶饗萬國克庭觀光之使具瞻
有闕朕以寡德猥承洪緒時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
度式茲宮宇指訓規模事昭于平日明堂太廟已成于
昔年又因往歲之豐資藉民情之安逸將以今春營改
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

裁度經春興役徂暑則廣制重基莫繇克就成功立事
非委賢莫可改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李冲器懷淵
博經度明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宮穆亮可與大
匠共監興繕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復太極之制朕當別
加指授七月二殿成起朱明思賢門

九月庚子起永樂遊觀殿於北苑穿神淵池

三年正月

古坤字

德六合殿成二月乾象六合殿成

六月起文石室靈泉殿于方山

四年正月乾象四合殿成

九月思義殿及東明觀成

七年十月皇信堂成

九年七月新作諸門

十二年九月起宣文堂經武殿

十六年二月帝移御永樂宮壞太華殿經始太極殿

十一月依古六寢權制三室以安昌殿為內寢皇信堂

為中寢四合殿為外寢

十七年三月改作後宮

八月車駕南伐發代都侍中李冲諫以不可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傳之後代苟欲班師無以垂之千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遠衆南遷以饗無窮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今之君子寧獨有懷當繇天工人代王業湏成故也若不南征即當移都於此光宅中土亦其時矣公等以為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前南

安王禎進曰夫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建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啟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帝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為大舉因以脅定羣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

者於是定都雒陽尚書李冲言於孝文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不可遊駕待就興造城郭難以馬上營起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營造功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玉鑿之響時巡南徙軌儀土中帝曰朕將巡省方嶽至鄴少停春始便還未宜歸北

十月戊寅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爵經始雒京乙未設壇于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起滑臺宮癸卯幸鄴城乙巳詔安定王休率

從官迎家于代京車駕送于漳水初帝之南伐也起宮殿于鄴西十有一月癸亥宮成

十八年二月甲辰詔天下諭以遷都之意壬辰帝臨太極殿諭在代羣臣以遷移之畧先是孝文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于明堂左介詔太常卿王謚親令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帝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任城王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先累

葉今日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
可全為吉也帝厲聲曰此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
澄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帝勃然作色曰社
稷我社稷任城而欲阻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
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帝既銳意
必行聞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
還宮乃召澄未及升陛遙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
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

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其欲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嶠函帝宅河雒千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曰伊雒中區天下所據陛下總統華夏諧平荒服蒼生聞之此應當大慶帝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湏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為也帝曰任城便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

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駕幸雒陽定遷都之策詔曰遷移之旨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驛向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論革今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聞遷都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信伏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帝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

十九年八月金墉宮成

九月車駕幸金墉宮

九月庚午六宮及文武盡遷雒陽初帝詔東陽公丕等以移都之事使各陳其志燕州刺史穆羆進曰移都事如成臣愚見謂為未可曰卿便言不可之理羆曰北有獫狁之寇南有荆揚未賓西有吐谷渾之阻東有高句麗之難四方未平九區未定以此推之謂為不可征伐之舉要須戎馬如其無馬事不可剋帝曰卿言無馬此理粗可馬嘗出北方廐在此置卿何慮無馬今代在常山之北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遷于中原羆曰臣聞黃

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之聖王不必悉居中原帝曰黃
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後亦遷于河南尚書
于杲曰臣誠不識古事如聞百姓之言先皇建都于此
無故欲移以為不可中原之地數有篡奪自建邑平城
以來與天地並固日月齊明臣雖管見膚淺性不昭達
終不以代朔之地而擬伊雒之美但以安土重遷物之
常情一旦南移懼不樂允丕曰陛下去歲御大軍討蕭
氏至雒遣任城王澄宣旨勅臣等議都於雒初奉恩旨

心情皇越凡欲遷移當訊之卜筮審定吉否然後乃可
帝謂不曰往在鄴中司徒公誕咸陽王儂尚書李冲等
皆欲請龜占移雒吉凶之事朕時謂誕等曰周召卜宅
伊雒乃識至兆今無若斯之人卜亦無益然卜者所以
決疑此既不疑何須卜也昔軒轅請卜兆龜焦然卜者
訪諸賢哲軒轅乃問天老天老謂為善遂從其言終致
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能審其歸矣朕既以四海為家
或南或北遲速無常南移之民朕自多積倉儲不令窮

之丕曰臣仰奉慈詔不勝喜舞帝又詔羣官曰卿等或以朕無為移徙也昔平文皇帝棄背昭成營居盛樂道武應天遷居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原肇成

皇宇前懷州刺史青龍

臣欽若等曰姓慕無姓青龍氏疑是人名

前秦州刺

史呂受恩等仍守恩固帝皆撫而答之辭屈而退唯給事黃門侍郎兼大鴻臚卿李韶對曰雒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帝稱

善

宣武景明二年九月發畿內夫五萬五千人築京師三百二十坊四旬而罷初廣陽王嘉孝文時為司州牧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

臣欽若等曰三正謂京邑每坊置里正三人也

雖有暫勞姦盜

永止詔從之至是而成

三年十一月詔曰京雒兵蕪歲踰十紀先皇定鼎舊都惟新魏歷剪除榛荒初茲雲構鴻功茂績規模長遠今廟社重建宮極斯崇便當以來月中旬蠲吉徒御仰尋

遺意感慶交衷既禮盛周宣斯干之制事高漢祖壯麗
之儀可依典故備茲考古以稱遐邇人臣之望

永平二年九月詔定諸門闈名

四年五月遷代京銅龍置天淵池

孝明帝熙平初任城王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
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犯十杖以上
百鞭以下收贖之物絹一疋輸磚二百以漸修造帝從
之太傅清河王懌表奏其事遂寢不行

後廢帝中興元年十月即位于信都城

二年二月丁丑車駕幸鄴乙酉詔文武官家屬自信都
赴鄴城

出帝永熙元年四月即位于雒城東郭之外自東陽雲
龍門御太極前殿

三年七月高歡兵至帝從雒陽輕騎入關都長安宇文
泰披草萊立朝廷

後周閔帝既受魏禪都長安

武帝武成二年十二月改作路門應門

保定三年八月改作路寢

天和二年三月改武遊園為道會苑

宣政元年三月于蒲州置宮廢同州及長春二宮

宣帝大象元年正月行幸雒陽詔曰河雒之地世稱朝
市上則於天陰陽所會下紀於地職貢路均聖人以萬
物阜安廼建王國時經五代世歷千紀規模宏遠邑居
壯麗自魏氏失馭城闕為墟君子有戀舊之風小人深

懷土之思我太祖受命豐鎬胥宇崤函蕩定四方有懷
光宅高祖神功聖略混一區宇徃巡東夏省方觀俗布
政此宮遂移氣序朕以眇身祇承寶祚庶幾聿修之志
敢忘燕翼之心昨一駐蹕金墉備嘗遊覽百王制度基
址尚存今若增脩為功易立宜命邦事修復舊都奢儉
取文質之間功役依子來之義北瞻河內咫尺非遙前
詔經營今宜停罷於是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為四
十五日役起雒陽宮常役四萬人以迄于晏駕并移相

州六府於雒陽稱東京六府

二年二月行幸同州宮為大成宮

靜帝即位停雒陽宮作

隋高祖文帝開皇元年既受周禪都長安

二年六月詔曰朕祇奉上玄君臨萬國屬生人之弊處前代之宮嘗以為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改創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陳謀獻策咸云義農以降至于姬劉有當代而屢遷無革命而不徙曹馬之後時見因循乃

末代之晏安非往聖之宏義此城從漢以來彫殘日久
屢為戰場舊經喪亂今之宮室事近權宜又非謀筮從
龜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衆所聚論變通之
數稽幽顯之符同心固請詞情深切然則京師百官之
府四海歸嚮非朕一人之所獨有苟利於物其可違乎
且殷之五遷恐人多死是則以吉凶之土制長短之命
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雖暫劬勞其究安宅今區寓寧一
陰陽順序安安以遷勿懷胥怨龍首山川原隰秀麗卉物滋

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斯
公私府宅規模遠近營構資費隨事條奏仍詔左僕射高
頰將作大匠劉龍鉅鹿郡公賀婁子幹太府少卿高龍
又等創造新都初帝嫌臺城制度迺小宮內多鬼妖夜
與高頰蕪威二人定議遷都通直散騎常侍庾季才旦
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
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而漢營
此城經今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

之心為遷徙之計帝愕然謂頰等曰是何神也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是時太師李穆上表曰帝王所居隨時興廢天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兩漢有一世而屢遷無革命而不徙曹馬同雒水之陽魏周共長安之內此之四代蓋聞之矣曹則三家鼎立馬則四海尋分有魏及周甫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師古往者周運將窮禍生華裔廟堂冠帶屢覩姦回士有包藏人稀柱石四海萬國皆縱豺狼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

下應期誕聖秉籙受圖始晦君人之德俯從將相之重
內翦羣凶崇朝大定外誅巨猾不日肅清變大亂之民
成太平之俗百靈符命兆庶謳歌幽顯樂推日月填委
久屈箕頰之志始順內外之請自受命神宗弘道設教
陶冶與陰陽合德覆育共天地齊旨萬物開闢之初八
表光華之旦視聽以革風俗且移至若帝室天居未議
經朔非所謂發明大造光贊惟新自漢以來為喪亂之
地爰從近代累葉所都未嘗謀龜問筮瞻星定鼎何以

副聖上之規表大隋之德竊以神州之廣福地之多將為皇家興廟建寢上玄之意當別有之伏願遠順天人取決卜筮時改都邑光宅區夏任子來之民垂無窮之業應神宮於宸極順和氣於天壤治康物阜永隆長世臣日薄桑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丹赤所懷無容噤嘿帝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此請是則可矣遂發詔施行

七月癸未詔新置都處墳墓令悉遷葬設祭仍詔人工

無主者官發殯葬

十二月名新都曰太興城

三年三月丙辰雨常服入新都

是月詔營仁壽宮

十八年十一月詔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有二所
煬帝以仁壽四年七月即位十一月幸雒陽詔曰乾道
變化陰陽所以消息治創不同生靈所以順叙若使天
時不變化工何以成四時人事不易政教何以登萬姓

易不云乎通其變使民不倦變則通通則久有德則可
久有功則可大朕又聞之安安而能遷民用丕變是故
姬邑兩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安成湯之業若不因
民順天功業見乎變愛民治國者可不喟與然雒邑自
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
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
見雒陽自古皇王何嘗不留意所不都者蓋有繇焉或
以九州未一或以困於府庫作雒之制所以未暇也我

有隋之始便欲創茲懷雖日復一日粵暨於今永懷先旨興
言感哽朕肅膺寶曆纂臨萬邦遵而不失思奉先志今
者漢王諒悖逆毒被山東遂使州縣或淪非所此繇關
河懸遠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戶復在河南周遷殷民
意在於此况復南服遐遠東夏殷大因機順動今也其
時羣司百辟僉諧厥議但成周墟瘠弗堪胥宇今可於
伊雒營建東京便即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也夫宮室之
制本以便宜上棟下宇足避風露高臺廣厦豈曰適形

故傳云儉德之恭侈惡之大宣尼有云與其奢也寧儉
豈謂瑤臺瓊室方為宮殿者乎土堦采椽而非帝王者
乎是知非以天下奉一人乃以一人主天下也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今所營構務從節儉
無令雕牆峻宇復起於當今欲使卑宮菲食將貽于後
世有司明為條格稱朕意焉乃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
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實
之又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

大業元年建東都於阜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澠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於其間

二年正月東京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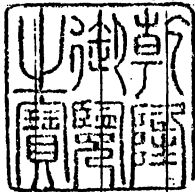
三年八月次太原詔營晉陽宮

五年正月改東京為東都

二月己未帝御崇德殿之西院愀然不怡顧謂左右曰此先帝之所居實用增感情所未安宜於此院之西別

營一殿

九年三月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



冊府元龜卷十三